

近思錄集解

近思錄卷之三

凡七八條

此卷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
自首段至二十二段總論致知之方
然致知莫大於讀書二十三段至三十
十段段總論讀書之法三十四段以
後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
爲序始於大學使知爲學之規摸次
序而後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
于中則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繼之
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
故繼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
造化之蘊則可以識聖人之大用故
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推
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據
渠易說以下則仍語錄之序而關合

之義因
以具焉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通曉達也知言者天下之心之言無不究明其理而識其是非之所以然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難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儻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文集下同○時中謂端度也端度而中則非明理之致矣說見論語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第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伊川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一本注云明所照

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更願完
始揣料於物約見旁窮爾能無差乎

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苦思強索則易至於鑿而

不足以達於理涵泳

深厚則明睿自生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
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
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

聖學固原於思然所貴從容取厭而自得不可勞

心極慮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
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朱聞

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遺書下同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

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湏只於學上理會

講

則理明而怪妖不足以惑之矣

學原於思

學以明理爲先善思則明睿生而物理可格

所謂日月至焉與夕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

學者於仁或日或月而至焉方其至之時其視夫三月不違者所造所見亦無以異但其意味氣象則淺深厚薄迥然不同

湏心潛

默識玩索父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
欲學之湏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
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潛玩聖賢意象庶幾養
之厚而得之深若徒
考論文義
則未矣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忠信進德
力行他謂行可以強而進知不可以強而至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
勉強然湏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覩却堯
學他行事無非許多聰明睿智生得如他動

容周旋中禮

學者當以致知爲先苟明有所不至徒規規然學堯之行事其可得

乎君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固

者勉強而堅執固有者從容而自得

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蹣等也

勉強行者安能持久

忠信即誠意之事欲誠其而勉強以爲忠意者先致其知知有未至

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

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

旋安株著便道難也

見理明則真知而實信之自然樂於循理蓋人性本

善順理而行宜無待於勉強推於理有未知或知有未盡臨事布置故覺其難知有多

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
泰然行將去也

真知者知之至也真知其

是則順而行之莫能遏矣

其年

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

味與少時自別

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進德之實而聖經之旨要必玩味積以

乃能真知而亦不徒在於解釋文義而已

凡一物上有一理湏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
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
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

三者窮理之目當隨遇而究意

然讀書_{講明義理尤爲要切而觀人處事}之準則要亦於書而得之或問格物須

人處事

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是得使
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
如此道湏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
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朱子曰格至也程子說格物

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意句到不可移易天生
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具是物
而不能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
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
不至乎物之極則事之理有未窮而
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

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

後自然見去

朱子曰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自身而

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也此皆不是唯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爲妙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

說見尚書睿通微也人心虛靈本然

明德致思慮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理久自通微

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

蔽者雖強思亦不通也

致知之道弗明弗悟然人心亦有偏暗處當且

置之庶不
帶於一隅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
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眞知事
理之當

然則自有
不容已者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
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
也天下無二理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因
見物而反求諸身則是以物我爲二致又問
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

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湏是察

四端說見孟子
理散於萬物而

積會於吾心
皆所當察也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

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按上段曰積習既

貫通更又曰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會

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兩二言之惟欲學者

隨事窮格積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

其當然之則

一曰融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覺

斯道之大原全吾心之本

體物既格而知且

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然之後曾子一唯

之時乎或者厭夫觀理之煩而遠希一貫之

妙或專端於文義之末而終昧上達之旨皆

不足有見
於是道也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始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致思則能通乎理故明睿生充其睿則可以入聖域故睿作聖然致思之始疑慮方生所以溷濁致思之久疑慮既消自然明快此由思而生睿也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思慮泛遠而不循序漸進則勞心而無得即吾所知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是謂近思○朱子曰若是真箇勞初頭理會得一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去相次亦不難又曰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已

學者先要會疑

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

此一番後疑惑漸漸

釋以至熟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

語頑語未必信耳

物異爲怪神姦爲姦見理未明自不能無疑雖得於人言

亦未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

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

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

天者物理之所自然知天則通乎幽

明之故察乎事物之原而諸公所論但守之不疑異之所以興皆可識矣

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

端不必攻不逾甚手吾道勝矣

學者知有未至且堅守正論不

爲邪妄所奪又能進於學而不已則怪異不必攻辨將自識破

若欲委之無窮

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

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文集下同不能堅守正

論內懷疑端外爲邪蔽久則所惑愈深矣

子責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君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

已任不以考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
性者人心稟賦之理天道者造化流行之妙以仁爲已任蓋期於實體而自得也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然則後之學者高談性天而實非領會者可以自省矣

義理之學亦湏深沉一作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龕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龕顏子不能不違仁於二月之後者是其察理猶或有一毫

之未精故所存猶或有一毫之間斷

博學於文者只要看得習坎心事蓋人經歷險阻
艱難然後其心事通

下上坎爲智坎八卦當重險而彖辭曰維心事人之博

學躬理始多醜醜積習既久自然心通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心有所疑而滯於舊見則

偏執固吝新意何從心中有所開即使劄記不

思則還塞之矣

疑義有所通隨即劄記則已得

者可以不忘未得者可以有進不記則思不起猶山徑之蹊間不用則茅塞之矣

更湏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意思差別湏日日如

此講論文則自覺進也

按此段及焯到問爲學之方

段泉州本皆繁

卷末而舊本則此段在第二十一尹問一段乃總論致

三十二今考此卷編緝之意則二段不全載心中有所開以不云恐是後來欲添足此數語傳者誤成重出耳又詳此段已是專論讀書之法不當在丑一疑當時欲移在尹問之後故并錄之耳今不敢輕改姑從舊本而添入心中有所開數語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孟子橫渠

說○思之其說似窮然後更加審思明辨之則其窮者通而所得者深也若告子不得於言

不復求之於心固執偏見而不求至當此孟子所深病也。此以上總論致知之方以下乃專論求之於書者詳是卷首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湧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遺書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下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識路徑則

知趨向立門庭則有規模得於師友者如此然後歸而求之可矣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

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

理本平直苟以崎嶇委曲之意觀之乃失之鑿詩見小雅大東篇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

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

教深遠得

聖人之道遠近精粗無所不備故聖人之言道亦無所不至如食母求飽

居母求安是其近者折一貫之旨性天之言是其遠者固無非道也又豈容盡求其深遠而過爲穿鑿耶

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顧

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其遠者雖

子貢猶未易得而聞其近者鉗龜夫可得而竭也。或曰聖人之言包畜無所不盡語近而不遠乎。遠謂遠而不遺乎近故曰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非但高遠而已愚按此段本欲人平心以觀書不可妄生穿鑿又謂聖人之言自有遠處自有近處如此則謂語近而不遺乎遠者意自不同也前說爲是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湏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

何也又如禹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
大意人湏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
生不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
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
美不同充實之美在己詩之稱美在人如此之類豈可泥爲一義

問學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
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陳

公華字堯中子曰者文中子答或人問謂乾乾不息此語最爲盡易之道

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

且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

讀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

盡只是理不如此

學經者要當周遍精密各窮其旨歸而後能通經苟但借

其一語謂足以蓋一經之旨豈治經之道蓋好高求約之病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

湏是自見得

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

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張

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忘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朱子曰固是無窮湏見所以無窮始得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湏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疏見論語朱子曰專獨也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專對也人

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湏是未讀詩時
如面墻到讀了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

同上朱子曰爲

猶學也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自身齊家之事正墻固言即其至沂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

行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
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

曹讀也

讀書之法但反諸已驗其實得致其實用變化氣質必有日新之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
何作爲乃有益

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
以即戎矣又曰如有王者必出

而後仁又曰善人爲非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
觀聖賢治效逕速淺深之殊要必究其規模之
畧施爲之方乃於已

有益此致知之法也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書緊

要謂綱領也

焯初到問爲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爲學湏是
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
書肆耳此言徒貪多而不知其要則是畜書之肆而已顧緣少時讀書
貪多如今多忘了湏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

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又言徒貪多而玩習之功則

所學者非我有也。玩味而不忘而又力行其所知則所得爲實得。以上總論讀書之法以下

乃分論讀書之序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

遺書下同

○朱子曰大學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曉而工夫有序無乖切於學者之日用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挈提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

觀他經其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語孟之書尤切於學者身心日

用之常得其要領則易於推明他經而可以權度事物矣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甚生猶非常也

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均已終身

儘多也

終身儘多謂一生受用不盡

一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
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全無事者全無所得味子曰有得一二句喜者

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從此著實理會去
將久自解倏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旣治則六
經可不治而明矣

不治而明讀書者當觀聖人言易明也

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

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

未至以所

行言未得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

以所知言之平其心易其氣闢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句

而求則察之密晝未夜思則思之熟然事心易氣而不失於鑿有疑則闢而不強其通如是則聖人之意可得而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語極聖賢之淵源為斯道之統會駁用兼明精粗軍備讀之而不通於道則章句訓詁而已雖傳而何益

益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立學者道是玩味
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二書文字既
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
理過外書
下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
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
從空寂去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問後來
晉伯終身坐此病詒得孤單入擇學
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便通貫浹洽

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啟動之
有吾與點之氣象詩大抵出於人情之真感化
其情性涵養條暢於道德自然有感動
興起之意此即曾點浴沂詠歸之氣象

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
此意遺書詩人之詞實忠厚故
有興起人汪洋浩大之意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古詩他又渾不曾章解
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
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

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

臧歸于正也

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箇中流出具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

說只平讀著意自足

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

却一兩字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石曰古人

所以貴魏玄之也

外書下同。點撥猶沾綴拈他意如上章魏玄親近而熏炙

之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着詩看詩便使人

長一格價

觀詩則使人興起
感發便自然有神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
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
顯自是作文當如此詳見孟子詩大雅文王篇
曰有周不顯言周家豈不顯乎蓋言其顯也苟直謂
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

看書湏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曲即求堯所
以治民舜所以事君遺書下同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

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袞說了今人語道多說

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

中庸子思所述而傳之孟子者也其

言天命之性則推之於修道之教言中和則極之於天地位萬物育言政而本之於達德達道言治天下國家則合之於誠小大並舉費隱兼該蓋是道之大體用相涵本末一貫元不相離

說本而遺其末則亦陷於空虛而未達天下之大本矣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

道也

陰陽變易而生萬化聖人象之而畫卦爻使入體卦爻之變易而隨時以從道也。

或問易即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道朱子曰易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

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
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

其爲書也廣大

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

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
謂至矣

故所以然也開物者使其知

之明成務者使其行之就也

去古雖遠

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
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卒載之後悼斯
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
也

公流而求源謂因
言以求其意也

曷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

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
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

尚尊用之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子之變象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是也占者吉凶悔吝厲無咎之類是也辭者言之則也故以言者尚其辭變者動之時也故以動者尚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尚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尚其占然辭變象占雖各有尚而吉凶消長進退存亡易之大用皆具於辭故君子居變推辭而可知象與占皆不外乎辭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

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

其意者也

玩厭習也不止於觀而已蓋卦之象

辭爻之變可觀而占之義則無窮故必玩習其

占平居而觀象玩辭則各盡乎爻之用然象與

變占皆具于辭故必由辭以通其意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

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

所不備

朱子曰自理而觀則理爲體象爲用而

顯理爲微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又曰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又曰

衆理會處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耳與禮者典常之理故善

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文集下同
近之間然觀書者必由相以達於精即顯以推其微本民彝日用之常而極於窮神知化之妙不可忽乎近而徒務乎高遠也

伊川先生答張閑中書曰易傳宋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覩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本注云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誠矣則可由誠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張門中見程氏門人錄易有太极形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而後象與數形焉此作易

之本也易之理寓於象象必有數知其

理則象數皆在其中此學易之要也必欲窮

房郭璞之

流是也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易傳下同○大卦九二象傳方猶術也時

有盛衰勢有強弱學易者當道其時勢惟變所適惟道之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乾下艮上爲大畜初與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以畜之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又不能進也四與五雖陰柔而能止乎健者以畜之時在於止四五位據乎上勢又足以爲止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而卦六五辭二者內卦之中五者外卦之中皆中也二爲內卦之上四爲外卦

之六皆不中也六爻之位初三五為陽一四上
為陰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為當位反此
者為不當位當位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申
六五非正也而曰黃裳元吉泰九二非正也而
曰得尚于中行蓋以中為美也蠱之三四皆正
也而三則有悔四則往吝既濟之三四皆正也
而三則有一年之獮四則有終日之戒蓋以不
中為嫌也正者天下之定理中者時措之宜也
正者有時而失其中則隨時而
得其正者也故中之義重於正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大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
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
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

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

休了

遺書下同。胡璣字翼之號安定先生五
爲君位四近君亦可以爲儲貳然易本無
拘惟其所遇皆可用占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
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眾人自有衆人用學者
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
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
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反復如復姤之類
往來如賁无妄之

類上下如乾坤之類比陰陽變
易之道而易之所以爲易也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外書下同○易無不設無不
合者理之根極本六貞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
若急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
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今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
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

添減不得也

學者當體此意使於卦象辭義皆的然見其不可易而後為得也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

疑子問是揲難底問

游氏或未之深思特以言語艱深而率爾請問故伊

川不答而深攻其心故使反已而致思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湏

自體究

義理無窮聖賢之心亦無窮學者不可以不自勉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

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

天生

烝民必有司牧爲之制節而後爭奪自息尊之謫
捕佃漁而後生養遂示之五品教之孝悌忠信

而後倫理明二者具矣故建極秉彝而人道二
立五氣順布而天道成山川奠位而地道平二

帝而上聖賢出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

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

以大聖人之資豈
不能一日而盡興

天下之利而必待相繼而始備者蓋聖人之所爲惟其時而已豎乎三王迭興

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憲質文之更尚人道

備矣天運周矣

中庸曰王一

天下有三重焉鄭氏
曰三重謂三王之體天開於子

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周正建子爲天統商正建

丑爲地統夏正建寅爲人統而天運周矣夏尚

忠商尚質周尚文而人道備矣

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

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

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

亥爲正道之

三代而下王者之迹熄時君雖欲倣而爲之亦皆無所考證不過用其私意度

爲而已子丑寅建正若本三才以更始秦至以亥月爲歲首自謂水德欲以勝周忠質文更尚

皆本仁義以啟用漢專以智力把持天下故謂漢家自有制度蓋極言其變之不復近古夫

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

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貨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夫子因曾史作

春秋寓經世之大法所以承將墜之緒下開無窮之治也故考諸前聖而無差繆參諸天地而無違背驗諸鬼神之幽而無所疑待乎百世之遠而無所惑蓋天地鬼神同此理前聖後聖

心同此

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

之時乘殷之輶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

也

聖人之辭本無待於贊助然游夏擅文辭之科而不能贊一辭者以見其微權奧旨非聖

人不能與於此也顏子克己復禮以至三月不違其於道也庶幾矣故四代禮樂獨得與聞其說夏時謂夏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得乎人時之正始事之宜者也輶古之木車也殷車曰大輶左傳曰大輶越席昭其儉也蓋適於用而辨於等故不厭其質也冕祭冠也周禮有五冕其制始備蓋尊首飾而嚴祀事故不厭其華也韶舞舜樂蓋盡善盡美者也○或問顏子嘗聞春秋太法何也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二代制作大備矣不可復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

天法而已故伊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
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
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
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
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
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
模範也春秋大義在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贱
如日星也其易見者蓋在於微辭隱義各以其
時措從宜者非深明乎時中者未易窺也或有

功而節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予或罪未著
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或婉其辭或章
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各當其則文質之
中而不華不俚寬猛之宜而無過與不及是非
之全而無有作好作惡揆度也權衡者酌一時
之輕重模範者立萬世之軌則○朱子曰春秋
大義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
貶自是分明知如胡氏謂書晉侯爲以常情待晉
襄書秦人爲以王事責秦穆之類却恐未必如此
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政謂此
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
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
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

通然後能造其微也

聖人精義入神反應曲當未可以一端窺測故學春

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有餘心悟自得庶能深造微奧

後王知春秋之

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

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

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

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

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文集

其文而後能明其義得其意而後能法其用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

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

道非無用用無非道然詩書即道而推於

用主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秋即用以明道主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固可以治病春秋如因病用藥是非得失亦爲深切著明者也

有重疊言者如征

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湏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韻

同下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律令者五事成用法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春秋一事故是非易決又考其事迹而是非易明故於窮理爲要譬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

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

更讀一經如卜文所論
中庸春秋雖於窮理爲

要然又須義理通明然後能察人
事得夫之幾識聖人裁制之權

春秋以何爲

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湏是時而爲中

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

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

則於此爲中

春秋之權衡即中庸之時中也若
於幽顯之間取中則當洪水之時

不躬乎胼胝之勞在陋巷之時不
安乎簞瓢之樂皆失乎時中矣

權之爲言秤

鍾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

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義者所以處時

妙用所謂據

也議以上則聖人之
妙用未易以言盡也

春秋傳爲按經爲斷

本注程子又二云某年一二十
時看春秋黃齊問某如

何看其答曰以傳考經之
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事迹湏要識其治亂安危興
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湏識得漢家四
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觀高祖寬大
長者能用三

無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入關除秦苛法則
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爲逆亟至夢則知漢

王次第而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如此之類皆致知之方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然有不是敗者然有是底

讀史湏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機謂治忽動於幾微者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

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

議論

外書○范祖禹字淳夫按外書又云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

之說先生謂門人曰

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謳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无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湏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橫渠易說

天官之職灝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

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一致而窮究湊合此心如

是之大必不能得也

周建六官而天官冢宰統理邦國內外之政小大之事無所不總若非心量廣大何以包舉四海總

理百職今無此心量但欲每事委曲窮究必不能周悉通貫之矣

釋氏鋪錫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

大則爲事不得若界之一錢則必亂矣

釋氏論世極廣

天然不可以理事其牴牾不相涉也如此

又曰太宰之職難看盡照

許大心曾向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奇其他五

官優易看止一職也

語錄下同

古丈能知詩者唯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嶮求之今以艱嶮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遠以已之意迎彼之志是爲得之詩以感遇而發於人情之自然本爲平易今以艱嶮之心求詩則已失吾心之自然矣而何以見詩人之心

詩人之惰性溫厚平易若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湏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

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著

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

詩人情性溫厚而無刻薄平易

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躁若以崎嶇狹隘之心安能見詩人寃乎廣大之意

尚書難看蓋難得曾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

無難也

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

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義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

一底大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胷如何看得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

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

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

讀書不多則見義不精然讀書者又所以

維持此心使無放逸也故
讀書則心存心存則理得

書湏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

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

朱子曰書湏成誦少

間不知不覺自然觸發曉得蓋一叚文義橫在

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得而後已今人所以記

不得不思不去心下若存若忘皆不精不熟之故也又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黑坐徹曉他直

是恁地勇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方做得

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

進矣

每見是書而每知新益則學進矣然學足以釋疑而學亦貴於有疑蓋疑則能思

思則能得於無疑而有疑則察理密矣

六經湏循環理會義理儘窮待自家長得一
格則又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輩直湏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
發明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依惟孟子能

知之非理明義精始末可學先儒宋及此而治
之故其說多鑒孟子論春秋皆發明聖人之大
旨舉春秋之綱領後人未及於
理明義精而揣摩
瞭決故其說多鑒

近思錄卷之三

近思錄卷之四

凡七十條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全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忿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一者純一而不雜也湛然無欲心乃純一靜而所有者一人欲消盡故天理流行故直直則大公而能周天下之務動

靜惟一明通公溥庶幾作聖之功用。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爲要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旨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其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

之彖曰先王

以至日閉關

易傳下同○朱子曰一陽初復陽氣甚微

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方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愚謂天人之氣流通無間至日閉關財成輔輔相之道於是見矣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顧符傳威儀見於卷

貌行義著

於事業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

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頤卦象傳
言語不謹

則敗德飲食無度則敗身

震驚百里不喪已也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

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震卦象傳七以載鼎實鬯鉅酒

也雷震驚百里可謂震矣而奉祀者不失其七
也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而不爲驚也是知君子當大患難大恐懼處之安而不自失者惟存誠篤至中有所主則威震不足以動之矣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上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

而來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

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

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

艮卦彖傳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然非

屏視聽也蓋不牽於然而無私邪之見

耳朱子曰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意

不獲其

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

我無可止之道

朱子曰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已之念矣

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

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

不交於物非絕物也
亦謂中有所主不誘

於外物之交也朱子曰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

樂惡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財

是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

於止爲无咎也

內慾不萌不獲其身也外物不
接不見其人也人已而忘内外

名定如是動靜之間各
得其所止何咎之有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遺書下同
口徒事問

囁耳而不加存養
耳之學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將已放之僊約之便

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聖賢

垂訓多端，求其旨歸，則不過欲存此心而已。心不外馳，則學問日進於高明矣。○朱子曰：孟子求放心，乃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言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李顥問：每當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然矣。故以直內是涵養意。李顥字端伯，程子門人也。彼問

養心本慕動靜但此答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故曰但存涵養意思則自熟敬則心存于中無所越逸即涵養之意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遂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者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誠存則無自閑矣

邢和叔言五品費常湏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

邢恕宰
和叔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肺滿肺幹人主肺謂全生卒以爲應酬之本
心存而理得雖有不中於理亦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无無二語

論見論語恭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之時肅莊嚴肅儼然於容貌而已

及夫執事而敬主於事與人而忠推於人自始學以至成德皆不外此但有勉強與安行之異耳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追當裁

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追求

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然不可執持太迫

反成私意於
道却有礙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

之安得有差看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詩魯頌思無邪曲禮曰毋不敬心存乎中而邪念不作別見

之所行自無差失。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

誠毋不敬是

正心誠意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持敬而無
自得之意又爲之不安者但有心未熟之故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
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
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
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湏是恭而安作意太過
勉強以爲
恭而不知禮本自然是以外勞而不安也私爲恭
者作意以爲恭而非其公行者也非肺之禮謂
非升降揖遜之儀鋪筵設几之文蓋自然安順之理今容貌必端言語必

正道非是道獨善其身要入道如何只是天理
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意謂矯飾作為之

意循理則順乎自然盡乎當然何不安之有

全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
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
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
去有志問學而作意太迫切則有助長欲速之患
朱子曰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

孟子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

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孤謂寡特而無輔
也涵養未充義理

單薄故無自得之意及德盛而不孤則胸中無
滯礙左右逢其原沛然有餘裕又何不安樂之有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

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此言靜而主敬
事物未交心主

乎敬不偏不倚即所謂未發之
中敬非中敬所以養其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同馬承貞字子

微唐天寶中隱居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
清淨無爲坐忘遺照之道按程子又曰有忘之

心乃是

馳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
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
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著意把捉則心已爲之動故愈心差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湏
叟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柰何張天
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
不思量事後湏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湏寄寓

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

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

張載字天祺欲強絕思慮然心無安頓處司馬溫公欲寓此心於中字亦未免有所繫著朱子

曰警如人家不自作主却請別人來作主

有人胷中常若有兩人焉
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
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
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此言應事處有善惡交戰之患亦是心無所主故也苟能持守其志不爲氣所勝則所王者定

何有

翁編

明道先生曰某寫學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萬於持敬無往非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聖人無心記事故其心虛明自然常記今人著心強記故其心紛擾愈不能記然記事事不能與處事不精二者又皆出於所養不厚則明德日昏故已往者不能記方來者不能察也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
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
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或問凡事須思
而後通朱子曰

事如何不思但事過
則不留于心可也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
敬者非敬則心昏雜理有不能至今人主心不定視
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事至
當應

初何爲累於事而失所主
不能定德反累事耳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所以誠於萬物者特以全其天理而已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
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
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
焉止者事物當然之則如大學爲人君止於仁
之類人之應事當止所當止則亦無思慮紛
擾之患矣舜誅四凶惡在四凶自應當舜何須哉
人不止於事皆是攬

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
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以上並伊川語。應事而不止其所當止是以
已私智攬他事而不能物各付物者也所謂
物各付物者物來而應不過其則物往而
化不端其迹是則役物而不爲物所役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誠實窮至則人無不感遇事
有一毫厭倦之意則是不誠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明道先生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

南桂徵與人同贈
年譜謹識此意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
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

肝安舒也

仲弓問仁子

曰

出門

如見大賓

使民

無

隱庶

而廣

大寛平

牘無急肆

而安和

舒泰充

其至則動容周旋

自然中

禮者也

學者守之則

則出門

唯在謹獨

蓋隱微

之中常存敬謹之意

則出門

使民之際
乃能及此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
平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
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路

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
以安百姓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自其敬
以脩己充而廣之則政理清明而百姓安風化
廣被而天下平蓋惟上下孚咸一於恭敬舉無
乖爭凌犯之風和氣薰蒸自然陰陽順軌萬物
遂宜禮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廟龍在宮沼
所謂四靈畢至也又曰肺信以達順朱子曰信
是實理順是和氣肺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
發而皆中節無忽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
一物不得其所聽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
饗帝敬則心寧靜而不昏故明睿主推此敬可
以事天饗帝天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
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饗饗郊祀之類○
朱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朱程子實因詩敬
而見其效向
以語及此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所養厚則行有餘力

不愧至漏則心安而體舒

至漏者室之西北隅謂隱暗之地也

之地自反無愧則心安體舒此謹獨之效

心要在腔子裏

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

心常存則

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心常存則

常活蓋隨事應酬心常在我無將無迎故常活而不滯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

也敬則無間斷

朱子曰：天地亦是有箇主宰方

始恁地變易無窮，就人心言之

方

惟敬然後流行不息，敬纔

間斷便是不誠，無物也

行不息，敬纔

母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

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如日之升，群邪自息。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

敬立則內直義形，則外方由內達外，生理

條直而無私慾邪。枉之累則心德全矣。

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文言曰：敬以直內而不

意於以之而直內，則此心已有所偏倚而非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者，敬所當爲而無期必計

效之
意也

涵養吾一
心存則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朱子曰聖人見川流之不息數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跡惟聖人之心默契乎此故有感焉以此可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矣又曰有天德則純是天理無私意間斷便做得王道又曰學者謹獨所爲不已少有不謹則人欲乘之便間斷也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
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
下萬物

蒙卦六三爻辭已未能自立則心無所主雖爲善事猶爲逐物而勤若能自立則應酬在吾物皆聽命何撓之有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虛紛亂不能寧靜此則
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工頭儘有商量
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恰似作室無基址人求此心正爲要立基址得此心有箇存主處爲學便有歸著
可以用功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提一箇誠將來存着
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着
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
閑邪之意即是誠也苟役心於邪妄而暫欲存其誠則亦無可存之理
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
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孟子言甘善如孩提
之愛親彼兄如見赤子入井而有怵惕惄隱之心如四端之發無非自然由中而出蓋實以形外繩操之則存矣所謂閑邪者亦不過外繩其容貌力齊萬思慮則敬自然生邪自然自然敬

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意。直內是本。敬者心主乎一無放逸也。靜而主乎一則寂然不動不散。養此意。直內是本。東西常在中也。動而主乎一則行止有定。不端乎彼此。常在內也。常存此心。則天理自明。○
本注尹彦明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敬見心便是。一旦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敬更者。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爾邪？閑其邪思則心

固一矣然心既主一則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無私邪之念不必閑也

有以一爲難見不可

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

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于此意但涵養久之則

天理自然明

外整齊而內嚴肅則心自一理自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忘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人之心無常亦惟操之則存學尚實用力而有見於斯則真得所以存心之要而不患於出入無時莫失其鄉矣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朱子曰問子

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涉却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

學者先務固在心忘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

總聖者黜其聰明棄智者屏其知慮老氏之純智棄智釋氏之坐禪入定皆絕天理害人

心之教也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

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免此謂有思慮而無紛亂邪用中主則實鬼闕其室○或問程子言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何也朱子曰此只是有主于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主敬則自不爲事物紛擾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旦欲涵泳主一

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

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主一無適者心常主我而無他適也蓋

若動若靜此心常存一而不二所謂敬也不欺

不慢不愧屋漏皆戒懼謹獨之意此意常存所

主自一○朱子曰程子有幼於後學最是指出

敬字有力敬則此心不放事事從此做去又曰

無過者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騁走作之意耳無

過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展轉相解非無適之

外別有主一主一

之外又有敬也

嚴威儻恪非敬之道但致敬湏自此入

敬存于中嚴威

儻恪著於外者然未有

外貌弛慢而以能敬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默然方其未接物之時但有主敬而已是即善之本也不是但嘿然無言謂其靜而有所存也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緇氏間居中甚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湏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盤曲曰箕踞時曰踞箕踞乃教情之所形見學者始湏莊

敬持守積久
自然安舒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
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
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敬存於執事莊示於等
威嚴於法制皆發於心而見於事者發之而當則無害也苟發不以
時或雜然而發或過而無節其事雖正亦是邪念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
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
也既思即是已發本註云思與喜怒哀樂一般
纔發便謂之

和不可謂之中也

蘇炳字季明張程門人也喜

中節謂之和方其未發此心湛然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一念纔生便屬已發之和矣

又問

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

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

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呂學士與叔也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可以涵養是中若有意於求之則不得謂之未發

又問學者於喜

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

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

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未發之前不容著力用功但有操存涵養而已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

得朱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操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

向空寂了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朱子曰無物字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忘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

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

復者動之端也故天地之心於此可見

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

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

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良言止之義曰艮其止

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

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

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

問答皆論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條問者乃轉
誠動處言也止其所者動中其則而不遷也若

心有所重則因重而遷物各付物而我無預焉則上其所止而心不外馳矣

或曰先

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

之靜則必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

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

朱子曰靜

中有物者只是敬則常惺惺在這裏又曰靜中
有物只是知覺不昧或問伊川云纔有知覺便是
是動曰若云知寒窓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曾
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向妨其爲靜不成靜坐
便只是睡

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

晒嘗思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

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湏是習習能專
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議事皆要求一心不專
動皆無實故曰不誠之本於學奕者一心以爲
鴻鵠將至則非神於舉奕也思慮者動於心應
事者見於言行皆
不可不主於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
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鬼與
鬼交而成寐
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
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

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光朕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吉凶云爲之兆見於夢者不爲害苟無故而夢皆心妄動則此心之神應感之理却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心操之則在我放而不心非二心也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知求則任其所之以心使用而言之耳

持其志無累其氣內外交相養也持其志者有所守于中無累其氣者無所縱於外然中有所守則氣自完外無所縱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矣否曰湏是養
平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
可著力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俗矣中有所養
而後發於外者不悖至若謹言語此亦
學者所可用力但不可專於言語上用工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
十而後完全生七十二矣校其筋骨於盛年
無復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
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猶欲爲深耻張南軒
曰若他

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初
伊川說出來是天理

夫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外書下同○七者心存乎中純乎天理者

也既捉不定則此心外
馳理不勝欲皆是不仁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

字外無物故之拂則心境清
內有涵養之素則明睿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心專而鄙

則言不妄發發必審確
而和緩字躁者反是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

心須教由自家

只有此心操之在我不可任其所之也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衣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

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顥言語故其學心口不

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

靜坐便嘆其善學孔以靜而定理朱以靜而明朱

道理方有

湊泊處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
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勵循循而不能

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文集○七

猶人之安宅也

居之三月而不違者是

內而爲主也其違也暫而已日月至焉者是在外而爲賓也其至也暫而已過此謂三月不違

以太而化之之事非可以勉強而至矣故曰

非在我者○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爲主

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

外而爲賓樂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愚按前說則是已不違乎七後說則是仁

不違乎已無似不同其實則一也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

而實心未完也

心者目目四肢之主天君澄肅則視明聽聰四體自然從令若

存心於道者未孰則客慮足以勝其本心習俗足以奪其誠意○朱子曰橫渠大段用功夫來

說得更確切又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

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

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語錄下同○剛則守之固行之決故足以

進於道柔懦委靡必不能有立矣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

氣之一端

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本勇於以過

獨以戲爲禦侮

一日忽曰：凡人之過

猶有出於不知而爲之者

至戲則皆

有心爲之也

其爲害

本甚遠

作東銘

正心之始

當以己心爲嚴師

凡所動作則知所

懼如此

一二年守得半固則自然

心正矣

視心如形

師則知所敬畏而

邪僻之念不作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

大抵以艮爲正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

易說下同。此心靜定

人心多則無由光明

而明生焉水之止者可

鑑而觀水不可
亦是理也

動靜不失其時者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一己事而所脩亦廢由聖學觀之其怠懶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艮卦彖辭動靜各有其時然學者多失於不當而動因循懈怠向光明之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委則是貳厚也無所

有明之

繫閑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
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
已孟子說○閑閉穉也言動輕妄而不敦篤則
此心外馳非仁也有所繫閑昏塞而不虛靜
則此心因覺非仁也然必存心之
久實體於已然後能深知其味

近思錄卷之四